



世界大发现纪实
系列丛书

神奇分界线

——北纬30度的秘密

吴万平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世界大发现纪实系列丛书

神奇分界线

北纬 30 度的秘密(下)

吴万平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奇分界线: 北纬 30 度的秘密. 下 / 吴万平编. —修订本.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8. 4

(世界大发现纪实系列丛书 / 汪敬东主编)

ISBN 978-7-5371-4450-6

I. 神… II. 吴… III. 自然地理学 - 普及读物 IV. P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 第 050201 号

前 言

《世界大发现纪实系列丛书》经过专家学者们长达两年的编撰工作,终于出版了。其间的酸甜苦辣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但备感欣慰的是,崇尚科学的读者朋友们终于可以一览为快了。

本套丛书共十五册,它们分别是《拨开宇宙的迷雾——天文大发现》(上、中、下)、《精彩地球——地理大发现》(上、中、下)、《自然世界的奇迹——数理化生物大发现》(上、中、下)、《地下深处的秘密——考古大发现》(上、中、下)、《神奇分界线——北纬 30 度的秘密》(上、中、下)。人类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不知凝聚了多少人的汗水和心血,甚至生命。每一次震惊世界的发现,都给人类带来无价的物质或精神果实,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自然或历史的本来面目。

19 世纪末,在公众甚至科学家中普遍存在一种情绪,以为能被人们发现和解释的所有事情都已被揭示出来了。在 20 世纪的头 5 年中,人类终于驾驶着一种机器飞离了地面,爱因斯坦也打开了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门,直到现在我们仍在努力适应这个神奇无比的世界。20

世纪的科学巨人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知识,使以前所有的发现都黯然失色。这种富有戏剧性的发展使人们看待科学的方式发生了突变。在 21 世纪,公众已开始认为科学突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对一些所谓的未来学家自吹自擂的预言却不以为然。

在人类以往重大发现所取得的惊人进展中,一些重大的秘密仍未能得到全解。这些重大秘密中的细枝末节已使人类困惑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比如说亚里士多德,他第一个提出了鸟类迁徙的说法。他说对了一些事情,也说错了一些事情。他所说错的事情却因为是他说的而延误了人们进一步探究长达两千年之久。现在,我们也只得到部分关于鸟类迁徙的答案。在另外一些情况中,现代科学的巨大突破已在不曾想到的领域中遇到了新的问题和困难。比如,我们对宇宙起源知道得越多,解释就越抽象,以致许多科学家开始认为他们离神学而不是科学更近了。

100 多年前,我们对大陆板块漂移一无所知,即使现在我们也仍无法准确预测由板块运动引起的地震。恰好在 60 多年前,人们首次提出可能存在黑洞。现在,我们已可推知出它们的存在,但它们的性质却在某些方面更加让人困惑难解了。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发展就好比吹气球,气球里面是已知的知识,外面是未知的世界。已知的越多,气球的体积就越大,它接触到的未知世界也就越广阔。

在科学发展进程中,发现一个规律,发现一个事实,科学就前进了一步。而发现一种未知的现象,科学也同样踏着它向前迈进。

科学史是用问号和答案写成的。问号后面是答案,

答案后面是问号。而且有时候,答案里面包含着问号,问号也许就是一种答案。21 世纪科学的发展,往往就是在问号里面找答案,在答案里面找问号。

发现意味着既拥有一个新的结束,又拥有一个新的开始。

世界需要发现,人类更需要发现!

目 录

北纬 30 度——穿过中国众多神秘地带	1
隐含众多谜团的山区——湖北神农架	1
壮丽的潮汐奇观——钱塘潮	35
北纬 30 度附近的巨石遗址	38
英国南部索尔斯平原的巨大石柱群	38
法国西部卡尔纳克巨石群	43
黎巴嫩巴尔别克巨石	44
地中海马耳他岛上的轨迹	4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发声怪石	45
墨西哥拉文达石碑	46
哥斯达黎加巨形石球	47
不得“随意搬动”的巨石	47
“巴别”通天塔	48
北纬 30 度附近的远古文明遗址	51
北纬 30 度的大洪水传说	55
《圣经》中的传说	55
人类的毁灭与重建	62
寻找诺亚方舟	66

频繁出没于北纬 30 度附近的飞行物·····	72
历史记载 ·····	72
罗斯韦尔事件 ·····	80
北纬 30 度——穿过中国众多著名的山脉·····	93
地球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 ·····	93
平地而起的仙山——峨眉山·····	100
天下第一奇山——黄山·····	117
奇秀甲天下——庐山·····	131
海天佛国——普陀山·····	146
莲花佛国——九华山·····	148
在北纬 30 度入海的世界著名大河 ·····	150
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	150
美国第一大河——密西西比河·····	153
中国第一河——长江·····	159
参考文献·····	169



北纬 30 度——穿过中国 众多神秘地带

隐含众多谜团的山区——湖北神农架

神农架,在中国湖北省西部的大巴山区。它的面积有 3200 平方千米,是我国保存比较完好的原始森林之一。神农架属于秦岭东延部分,海拔差不多都在千米以上。它的主峰叫“大神农架”,海拔有 3053 米,人们都称呼它是“华中第一峰”。

神农架古木参天,长着大量的冷杉、华山松、桦、栎等树。还有珍贵的植物紫荆、青檀、香果树、珙桐树等;药用植物有 1200 多种,素称“华中绿色宝库”。神农架的森林里栖着白熊、野猪、水獭、麝、灰铃、金钱豹、白狼等野生珍禽异兽。神农架不仅有着丰富的植物资源和珍贵的动物资源,还有着许许多多让人难以琢磨的谜团和奇怪现象。



野人之谜

“野人”，是一个半醒半睡的梦，是在神农架那神话般的原始森林里时隐时现的幻影。然而，越是梦幻中的怪影，人们越是好奇，越是想捕捉它，越是抵挡不住它的诱惑：这就是“野人”的魅力所在，或许也是古代人之所以称“野人”为“山魅”的原因。

“野人”，这个令人神魂颠倒的千古之谜，“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有多少有志之士为之倾倒，梦里寻他千百度。其中，不仅有黄万波、袁振新、周国兴、李健、刘民壮、毛光年等这些矢志不渝的专家学者，也有来自全国各地形形色色、如痴如狂的“野人迷”们。

军队老干部孟庆宝，是郧阳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他是军队中第一个打报告要求参加野考的。在呈送军分区、省军区党委的报告中，他写下这么一段话：我要求野考，绝不是一时头脑发胀，更不是老昏头了。在西藏平叛时，我遇到一个姑娘抱着牛伤心地痛哭，牛是死了的。原来几天前，这姑娘放牛，碰上一个红黑色毛人，一膀子就把牛打死了。从此，我就想见识见识这个力大无穷的毛人。后来在竹山县当人武部政委，听说山里闹“野人”，我义务考察过几次，收获虽然没有传说中那么丰富，但却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我坚信野人这东西确实存在。

在他的再三要求下，报告批准了。他不仅是野考队里唯一的现役军人，而且被任命为“鄂西北奇异动物科学考察队”政委。老伴知道这倔老头一旦作出决定，九匹马也拖不回，便未加阻拦，只是叮嘱他“莫忘了，找农



民要两截竹筒。”

他明白老伴的好意。传说中，“野人”见人就抓住他的手臂狂笑不已。如果你套着竹筒，就可趁它笑昏过去时，把手抽出来逃掉。这似乎是防“野人”的好办法。可他偏偏独出心裁，从保卫科弄来一副手铐，说进山时一半套在自己手腕上，另一半留着，一旦野人抓住他的手，他就咔嚓一下铐住它的手，这样即使他自己死了，野人也逃不掉。他这个活捉“野人”的“绝招”，真叫他老伴哭笑不得。

去野考队报到那一天，他一早就离开十堰市自家的花园式两层楼房，拒绝小车送他，而是徒步走了两百多千米，直奔神农架荒山野林中考察队住的窝棚。

作为考察队政委，他数年如一日，天天在密林中奔来奔去，寻访野人。考察中，多少次险些送命，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有一次，孟政委发现一个用十几根箭竹扭成一把编织而成的圆状的窝，窝内有零星的细软长红毛，窝旁还有42厘米长的大脚印。显然，这是大力士“野人”的杰作，是它睡觉的地方。他欣喜若狂，独自一人在窝边隐蔽静守了一个多星期。海拔2000多米的山野，把他冻成重感冒：他不得不爬回自己的窝棚。谁知他往窝棚里一躺，就再也爬不起来。荒野之地，叫天天不应，4天没吃东西，奄奄一息。幸亏林区副主任舒家国有事来找他，把他背下山，乘车送到医院，才捡回他一条命。

1981年6月的一天，孟政委与队员们上山考察，在箭竹丛中发现奇异动物的脚印。当时天下着小雨，他集



中思想跟踪,与队员们失去了联系。雨越下越大,他全然不顾,继续考察。这时山洪暴发了。突如其来的洪水把他卷了过去,又抛下悬崖。凭着高超的游泳技术,他在汹涌的神农山洪中翻滚了几个小时,最后挂在一棵倾斜的树杈上才脱了险。

从急流中爬上岸时,他手枪掉了,干粮没有了,鞋子军帽也不见了,周身碰伤十几处。他迷了路,在山里转了两天,饿了就吃野草、野果,渴了就喝溪水。他终于昏了过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简陋的木板床上。有位老人正端着一碗热汤喂他,他喝了一口,顿觉心里发出一丝暖气。原来是巴东下谷坪板桥的一位老农民上山砍柴时发现了,把他从山上背回了家。

老人问他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他从实告知是郧阳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野考队政委。

老人把这事向公社汇报,公社又通知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到那里一看,只见他衣衫褴褛,遍体鳞伤,一下子傻了眼。这哪里是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的形象!他把老人叫到门外,悄悄吩咐把这个可疑分子监视起来,有情况赶紧报告。

孟政委失踪了好几天,大家担心他被洪水吞没了,便报告了军分区。考察队和军分区都派人去寻找,并通知了周围的公社、公安部门。巴东下谷坪板桥派出所这才知道老农家的那个人确实是野考队政委,便立即与考察队联系。

孟政委辗转回到了神农架,他那死里逃生的历险故



事,一时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他现在还在继续找“野人”,尽管已离休多年,每年仍积攒一部分钱,有机会就到那密林中的小窝棚里住上一阵子。别人劝他“老孟,你这么大把年纪了,一个人进山,可要小心呀!”他总是笑着说“没事,我是死不了的!”

上海教育学院教师李孜,1979年加入神农架野考队,其后7年间,8次进入神农架以及川东林海寻觅野人踪迹。考察期间,险象环生,数次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他立志探索“野人”的奥秘,源于亲戚讲的一个故事。他年轻时,有个在四川万县当工程师的亲戚到上海探亲,在他家谈起四川巫山县猴娃的传闻。在一个叫偏崖子的村子里,1939年有个妇女生下一个猴娃。刚出生时,猴娃脑壳只有8厘米,浑身浓毛,牙齿出得早,弯腰曲背,两腿曲着,走路喜欢四肢着地,爬梯子特别灵活。他不肯穿衣服,穿上就撕下来,冬天也不畏寒。他不说话,只会发出“呶!呶!”、“哦哦哦!”的声音,见人就“嘿嘿嘿”地笑个不停。1960年,21岁的猴娃身高1.4米,野性却有增无减,常常把客人的衣服抓破。家里人怕他闯祸,便用绳子拴住他。后来,猴娃屁股不小心被炭火灼伤,身体日见衰弱,终于死去了……

猴娃的传说,激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后来他考大学就学生物学。学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便立志要探索“野人”这个科学谜题。他想,如果能捕获一个“野人”,那无疑是对进化论的一个最现实的诠释。

1979年9月,他第一次走进神农架。临行前,他对



朋友们说“神农架的‘野人’如果真是一种介于人和猿之间的动物，我就打入到他们中间去，做他们的一个成员。”

他来到刀削斧劈的天门垭，头一晚住在用枝桠叠成的“窝棚”里，用两个大塑料袋对口套着，人钻进去露出鼻子、眼睛，这就是所谓的“睡袋”。头一餐吃的是压缩饼干、野果和树皮。

他与刘民壮、甘明华等5名考察队员在大山中转悠到初冬季节，终于在神农架主峰丛林深处，发现了几百个一尺左右的奇特大脚印。大家兴奋极了，一起将这些足迹浇灌了石膏印模。

第二年他第二次进山。当时巫溪县正闹“野人”。他顾不得寒冬将至快要大雪封山，也顾不得身体疲惫，立即前往考察“野人”活动情况。

李孜来到与“野人”搏斗过的谢明高家，了解他与“野人”搏斗的详情，那是一个初冬的上午，谢明高割漆完工后，背着竹篓回家。他走着走着，忽然觉得肩胛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他吓慌了。他的背后一个“野人”“呶呶呶”地直朝他笑，接着“野人”又用力把另一只手伸过去，想抱住他。谢明高大惊失色，但此时却欲逃不得，没办法，他便与“野人”扭成一团，一齐滚下山坡。幸好“野人”两腋卡在树桠上，动弹不得。他趁机捡起石块狠命朝“野人”砸去，“野人”痛得嗷嗷叫，捂住了双眼，谢明高才得以逃脱。

李孜来到搏斗现场，发现被“野人”践踏而折断的树枝。他感到不虚此行。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回归途



中,他自己差点送了命。

事后回忆起这段历险经过,他写道:

在路过一个草深林密的峡谷时,突然一条蛇窜了出来,咬了我的大腿,两颗毒牙印痕深深地嵌在大腿上。死亡威胁着我,附近又没有蛇药可解救。眼看就这样等死,我不禁感慨万千,掏出随身带着的预先写好的遗书,将它又仔细地看了一遍:

亲爱的爸爸妈妈,敬爱的学校领导和老师们,这次我在鄂西北神农架进行寻找“野人”考察工作过程中遇到了不测,请你们不要过分伤心,因为我是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而牺牲的……

我知道自己即将死去,但强烈的求生欲望,使我忽然想起一个前苏联探险家在荒野发病时自己动阑尾手术的故事。我眼前顿时明亮起来。我取出防卫用的尖刀,朝胫骨旁伤口处狠狠刻去。疼痛使我冒出豆大汗珠,但毒肉还是没有割下——刀太钝了!于是我再次提起颤抖的手,将被毒蛇咬伤的腿肉一小块一小块地刮了下来,尔后用双手挤出毒血……由于疼痛,我休克了。但是,我终于战胜了死神,挽回了生命。

几年后,他在神农架再一次遇险。

那是个大雪纷飞的早晨,他只身来到茫茫无边的林海之中。他艰难地跋涉到一座山峰的斜坡时,忽然发现一行奇异的脚印,它拇指外叉,脚底无足弓,足足有42厘米长。据此推断,这个奇异的动物起码有2.5米以上的



高度,他循着脚印沿山坡追踪。也不知走了多远,远处的灌木丛中猛地闪出一个黑影,朝他迅速地走来:在离他约10米的地方,那黑影忽地像人一样站立起来。他喜出望外,差点儿喊出“啊,野人!”可是,它那一对怕人的黑眼睛和一双黑手掌,以及一股刺鼻的腥味,使他幡然清醒:是黑熊!他当然知道这“熊瞎子”的厉害,但从包里取武器已来不及了。这时他想起老猎人的叮嘱,遇到黑熊办法有三:一是原地站立不动;二是微弯腰肢,脸上装笑;三是俯身伸出双手,做“献哈达”状。他决定原地站立不动。

黑熊那一双毛茸茸的大爪子搭在他的双肩。他当时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但他尽量使自己镇定下来,依然纹丝不动地站着。这时,他真正领悟到了佛教“禅”的意境,四大皆空,整个身体仿佛落入了无底深渊:就这么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黑熊最终摇头晃脑地离开了他。

“攀千尺悬崖,下百丈深谷,钻密密麻麻的竹丛,闯阴森森的山洞,在空谷中谛听鸟语,在兽道中辨别路径。”这就是他描绘的考察队员日常生活图景。为了抓住“野人”,他首先得把自己变成“野人”。他想出个办法,长时期不洗澡,以身上的怪味来引诱“野人”。可是,“野人”并未上当,而他自己却受害不浅。在神农架大森林里,毒蛇、竹虱、旱蚂蟥、蛇麻草和携带森林脑炎病毒的蜱螨,为林中“五害”。他身上的怪味特重,招惹了不少蚂蟥和毒虫。他穿过蚂蟥区时,浑身又痛又痒,伸手一摸,内衣里竟捉出一条粉笔粗细的蚂蟥。这种山蚂蟥的吸盘特别发



达,吸在身上拉都拉不下来。只有用“火攻法”,即用点燃的香烟来烫。他立即脱下衣服,用香烟一下子烫掉下十几条蚂蟥。

尽管如此。他“衣带渐宽终不悔”。母亲心疼地对他说“捕捉‘野人’,希望最多只有万分之一。”他却回答“就是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决不退却!”他30多岁了,依然没有结婚,而对“野人”却一往情深,情不自禁地给“野人”写下这么一首仿古诗“我驻江之头,君住江之尾;日夜思君君不见,同饮一江水。”

中科院武汉分院的领导同志把他们这些志愿者的情况向国务院副总理,中科院院长方毅同志汇报。方毅同志在批示中鼓励道“世界上就是要有这样的探索者,否则就没有哥伦布。”

黎国华,屈原家乡秭归县人氏,他本是神农架林区文工团年轻的编剧人员。1977年听了中科院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关于“野人”的报告后,对野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二年,他独自上山找“野人”,结果发现了一长串一尺长的大脚印。从此,他对神农架存在“野人”坚信不移,成了名副其实的“野人迷”。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揭开“野人”之谜。于是,他省吃俭用,买了一支土枪。1979年5月,他谎称“回家结婚”请了假,其实他连女朋友也没有,而是以此为由背上土枪上山追踪“野人”去了。一连在山上住了3个月,居然发现了疑为“野人”的粪便及其附近的一个25厘米长的脚印。不久,他正式报名参加野考,成了刘民壮属下的野考队队员。